

荀子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墨子
孙子 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繚子 鬼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慎子 尹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盐铁论 潜夫论 风俗通义 山海经
搜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子 内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荀子

战国·荀卿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劝 学	(3)
修 身	(9)
不 苟	(14)
荣 辱	(20)
非 相	(29)
非十二子	(37)
仲 尼	(42)
儒 效	(46)
王 制	(59)
富 国	(73)
王 霸	(86)
君 道	(101)
臣 道	(113)
致 士	(119)
议 兵	(122)
强 国	(135)
天 论	(144)
正 论	(150)
礼 论	(164)
乐 论	(179)
解 蔽	(185)
正 名	(196)
性 恶	(207)
君 子	(216)
成 相	(219)
赋	(225)
大 略	(229)

导 读

《荀子》是古代思想家荀况的著作集。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又称荀卿或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初游学于齐，上书说齐相，未被采用。去齐适楚。齐襄王时返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应聘至秦，见秦昭王及秦相范雎。后返回赵国。约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任楚兰陵令。后不仕，著书授徒以终。

《荀子》一书，内容广泛，较全面地记载了荀子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天道观和性恶论。

荀子学说中的“天”，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具有神秘的色彩，这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天是主宰的思想很不一致。荀子在《天论》中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一些变化如星坠等也与人事的吉凶无关，“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既然如此，那么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它呢？一是顺应天，即顺应自然规律，不与天争执；二是制天，就是利用自然规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的制天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意义在当时非常重大。

荀子学说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性恶论，这是他学说的基础所在。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篇》）。为什么人性恶呢？因为人有欲望，“人生而有欲”（《礼论篇》）。有欲望就是有追求，追求不到，就出现纷争，“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礼论》）。“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言性恶时，对孟子的“性善”说进行了驳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指善）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性恶》）人如果真的性善，那圣王和礼义又有什么用！荀子言性恶，目的在于说明“其善者伪也”，从而为其社会观中的“礼”建立基础。荀子的性恶说，在当时是不同凡响之论，但在后世则给荀子学说的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

总的来说，荀子的学说十分丰富。他的学说是在与其他各家学说的辩难中确立起来的，是有感而作，有感而成。因而，荀子的思想吸取了先秦各家学说的精华，是集先秦思想之大成。

劝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輅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惠。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跛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顿不前的。青色是从蓝草中取出来的，可是它比蓝草精美得多；冰凌是从水中产生出来的，可是它比水寒凉得多。木材的直度像墨线打的一样，把它揉成车轮，它的弯度就像圆规画的一样，虽然经过火烤、日晒，可是再也不能够伸直，这是由于烤它而这样的。所以，木材经受到墨线的比量，就可以取直；金属接触到磨石的磨砺，就可以锐利；君子广博学习，而且天天考察自己，就会智慧精明，而且行动不犯过错。

所以，不登高山，就不知道天的高度；不临深溪，就不知道地的厚度；没有听到过先王的遗言，就不知道学问的渊博。干国、越国、夷族和貉族的婴儿生下来哭声相同，长大以后，他们的生活习俗不同，这是由于后天教育不同的缘故。《诗经》上说：“唉哟君子，你不要迷恋于安逸、歇息。恭请诸位要爱好正直的德行。天神将会听到你的德行，并赐与你极大的幸福。神智没有比遵从“道”再高明的，幸福没有比没有灾祸再持久的。

我经常整天在思索，可是不如一旦间所学习的踏实；我经常提起脚跟望远望，可是不如登高远望所见到的开阔。登到高处招手，胳膊并没有加长，但能被很远处的人们看见；顺着风呼唤，声音并没有加高，可是人们所听到的格外清楚。凭借着车马出门的，并不是由于脚步快，可是能够一日千里；凭借着船舶出游的，并不是由于善于水，可是能够

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茅苴，风至苴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醺，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醢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渡过江海。君子的天性和一般人并非两样，他只是善于凭借着物类来帮助自己。

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作蒙鸠，它用羽毛搭窝，还用毛发编织起来，系在芦苇穗上头，风一吹，芦苇穗被刮断了，窝里的蛋也破了，雏儿也死了。这并不是由于它的窝不完善，而是由于它悬系的所在而这样的。西方有一种树，名字叫作射干。它的茎只有四寸长，它生长在高山之上，并且下面面临着百丈的深渊；这并不是由于它的茎能够长得这样高，而是由于它站立的所在而这样的。蓬蒿生长在大麻中间，它用不着扶就是挺直的；把白沙和黑土放在一起，它就和黑土变成一样的黑。兰槐的根，就是白芷，如果它沾染上污水，君子都不再接近它，百姓都不再去拿它。它的本质并不是不美好，而是由于它受到沾染而这样的。所以，君子居住必定要选择乡里，出游必定要教儒士，这是由于他要防止邪僻，而接近中正的缘故。

物类的兴起，必定有个开始；荣辱的到来，必定随从着自己的行为。肉类臭烂了，就要生蛆；鱼干枯了，就要生虫；行为怠慢，忘掉自己，就要闯祸。凡是强硬的东西，就招致人们把它当作支柱；凡是柔软的东西，就招致人们把它当作缠带。身上满带着一些邪僻、肮脏，就成为被人们憎恶的根源。柴草施放得一样，火总是向着干燥的一边延伸；地面平整得一样，水总是向着潮湿的一边流去。花草和树木总是丛聚地生长，飞鸟和走兽总是成群地居住，万物就是这样各自和它们的同类相互依从。所以，靶子一张设，弓箭就都向那里去发射；森林一繁茂，斧头就都到那里去砍伐；林木一成阴，百鸟就都到那里去休息；醋一酸，蚋虫就都到那里去聚

会。所以，说话有时要招惹灾祸，行事有时要遭到凌辱，君子要慎重自己所居处的地位啊！

积聚起土来成为高山，风雨就在这里发作起来了；积聚起水来成为深渊，蛟龙就在这里生长出来了；积聚起善良来成为德行，而且神智从容，圣人的心志就具备了。所以，不半步半步地积聚起来，就不可能达到千里；不一沟一沟地积聚起来，就不可能汇成江海。良马一跳，并不能超出十步；笨马跑十天，也可以赶上良马，成功就在于不停留。雕刻如果半途而废，糟木头也弄不断；雕刻起来没个完，金属和石头也刻得动。

蚯蚓没有税利的爪牙，没有强劲的筋骨，在地上层吃土壤，在地下层喝泉水，它的用心是统一的；螃蟹八只脚，两个鳌，没有鲑鱼、鳙鱼的窝，它就无处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没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没有光明的智慧；没有隐微的行为的，就没有显著的功勋。走入歧途的，到达不了目的地；事奉两个君主的，在道义上不可以宽容。眼睛不能同时看两处，就看得分明；耳朵不能同时听两处，就听得清晰。蛇没有脚，可是能够飞上天；鼠有五种技能，终于受到困窘。《诗经》说：“布谷落在桑枝上，领着七个雏儿飞。善人君子，他的仪表始终是纯一的。仪表是纯一的，因而他的心志就如同受到约束的一样。”所以君子要把心志收束在纯一之上。

在古代，瓠巴弹瑟，水底下的鱼都浮出水面来听；伯牙弹琴，驾着车的马都仰起头来听。所以，声音无论多么微小，都能被人听得见；行为无论多么隐密，都能被人看得见；山底下蕴藏着宝玉，树木就显得润泽；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水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腾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可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

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瞞。傲，非也；瞞，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逮。

渊池里生了珍珠，崖岸就显得不干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哪有不闻名于世的呢？

学习，从哪里开始呢？到哪里终结呢？回答说：按它的顺序来说，就是从读《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按它的意义来说，就是从成为学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终结。诚心积累，功夫持久，就钻得进去，必须学到老死，这才算是尽头。所以，从学习的顺序上说，是有终结的，至于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是不可以半刻停顿的。作到这样，就成为人；不这样作，就成为禽兽。所以，史书是政事的记载；诗歌是心声的归结，礼仪是法制的前提、事物的规范。所以，学习到礼仪就算达到尽头了。这就叫作道德的顶峰。《礼经》的慎守节文，《乐经》的中正和乐，《诗经》、《书经》的见闻广博，《春秋》的寓义隐微，在天地间的一切道理可以说完全具备了。

君子的学问，进入到耳朵，明通在内心，灌注在全身，表现在行动，端端正正地说话，和和缓缓地行动，都可以作为别人的表率。小人的学问，进入到耳朵，放出在嘴巴。嘴巴和耳朵之间的距离，只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美化这七尺之躯呢？古来学者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现今学者的学习是为了别人，君子的学习是用来修整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是用来帮助自己的善行。所以，人家没有问到自己，自己就去告诉人家，这就叫作傲放。人家问一个问题，自己却告诉人家两个问题，这就叫作烦瞞。傲放是不对的，烦瞞也是不对的，君子对于人家的问答，就如同回声的应和本声一样。

学习，没有比接近教授自己的人再便利的。《礼》、《乐》有法度而不疏略，《诗》、《书》古老而不切近，《春秋》简约而不谨严。

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锥测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当着这个人学习君子的学说的时候，这种学习就得到尊重和普及，因而也就周流于世界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接近教授自己的人再便利的。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爱好教授自己的人再成功迅速的，隆重的礼节，还在其次。在上说不能爱好教授自己的人；在下说不能用隆重的礼节，那只是要学习一些烦琐的知识，解释解释经书，归根到底，也不免作一个陋儒而已。而且，推源先生的教化，根据仁义的道术，那礼文正是通向左右逢源的途径。就如同提起皮衣的领子，屈着五个手指头去修顺它的毛儿一样，那顺起来的毛儿就数不清了。不遵守礼法，而仅仅学习《诗》、《书》，那就如同用手指头测量河水，用兵戈春舂黍谷，用铁锥向壶里投掷一样，是得不到任何功绩的。所以，隆重礼文，虽然学习得不够明确，还不失为一个端正的学士；如果不隆重礼文，虽然学习得精审、明辩，那也只是一个散漫的儒者。

怀着恶意见问的，不要告诉他；怀着恶意告诉的，不要追问他；怀着恶意讲说的，不要听取他；怀着争强的气势的，不要同他辩论。所以，必须他是顺从理性而来的，然后才接近他；如果不合理性，就要躲避他。所以，持礼恭敬，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方向；言辞和顺，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条理；面色从容，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精义。所以，不可以和他谈论，而和他谈论，这就叫作浮躁；可以和他谈论，而不和他谈论，这就叫作隐密；不观察面色，就和他谈论，这就叫作眼瞎。所以，君子不浮躁、不隐密、不眼瞎，谨慎地顺着对方的行动表现。《诗经》说：“对人不急躁、不怠慢，这是天子所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赞许的。”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发出了一百支箭，有一支没有射中，就不足以叫做善于射箭；走出了一千里的路程，有半步没有赶到，就不足以叫做善于驾车；事理不通达，仁义不能始终坚持如一，就不能叫做善于学习。我们所说的学习，就是要学习到始终坚持如一。一半学不进，一半学得进，这便是乡里的普通人。他的好行为少，坏行为多，这便是夏桀、殷纣、盗跖一类的人。能够具备这些道理，能够穷尽这些道理，然后才称得上是一个学者。

君子知道不具备、不精纯这些道理不足以叫做美好，所以就用诵读和解说来复习它，用思考和探索来明通它，用设身处地的方法来处理它，用排除有害的事物来培养它。使眼睛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看它，使耳朵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听它，使嘴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说它，使心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愿意去想它。到了极其爱好正确事物的境地，眼睛爱好于五色，耳朵爱好于五声，嘴爱好于五味，心志有利于保有天下。

所以，权利不能倾他，群众不能变移他，天下不能摇动他。活着是这样，临死是这样，这就叫做品德操守。品德操守得住，然后才能够静定；静定，然后才能够应付。能够静定，能够应付，这就叫做有成就的人。天表现着它的光明，地表现着它的广阔，君子就贵乎做一个纯正的人。

修身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诚，虽欲无进，得乎哉？

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嘽嘽咷咷，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漫。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

见到善良的行为，必定端端正正地反问自己；见到不善良的行为，必定兢兢业业地检讨自己。善良的行为在身上，就牢牢固固地爱好自己；不善良的行为在身上，就如同受到灾害似地痛恨自己。所以，责备我责备得正确的，就是我的导师；赞同我赞同得正确的，就是我的朋友；谄媚我的，就是我的贼寇。所以，君子要尊崇导师，且亲近朋友，还要痛恨自己的贼寇。爱好善良的行为没有厌倦，受到劝告能够警惕，虽然不愿意取得进步，做得到吗？

小人就和君子相反。做尽昏乱的事情，却憎恶别人责备；作尽丑恶的事情，却希望别人称道；心地如同虎狼，行为如同禽兽，而又憎恶别人妨害自己。谄媚自己的就表示亲近，劝说自己的就表示疏远，把正经当做笑柄，把忠诚当做贼寇。虽然不愿意遭到失败，能够得到吗？《诗经》说：“一点好事都不做，这种人也太可怜了。计划着做好事，他就完全违反；计划着做坏事，他就完全依从。”就是说的这样的小人。

遵循善行的法度，用善行来理气、养生，就可以追踪彭祖；用善行来洁身自好，就可以比拟尧禹。宜于处守顺境，利于处守困境，就是由于讲礼守信。凡是在动用血气、意志、思虑上，顺从礼文，就表现得整饬、通达；不顺从礼文，就表现得悖乱、怠慢。在饮食、衣服、居处、动静上，顺从礼文，就表现得中和、适节；不顺从礼文，就表现得触犯危

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难进曰佞，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僇弃，则之矜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

险，发生疾困。在容貌、态度、进退、趋行上，顺从礼文，就表现得温雅可亲；不顺从礼文，就表现得傲慢、固陋、邪僻、庸俗而粗野。所以，做人不讲礼文，就不能生存；做事不讲礼文，就没有成就；国家不讲礼文，就不得安宁。《诗经》说：“礼文失掉法度，笑话终必百出。”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用善良领导人的，就叫做教诲；用善良同人共事的，就叫做顺理；用不善良领导人的，就叫做谄媚；用不善良同人共事的，就叫做阿谀。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就叫做明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叫做愚蠢。中伤善良，就叫做谗谮；陷害善良，就叫做贼害。是的就是是，非的就说非，就叫做真实。偷窃财物，就叫做贼盗。隐匿行动，就叫做奸诈。信口开河，就叫做妄诞。取舍没有一定，就叫做无常。保守利益，放弃正义，就叫做大贼。听到的多，就叫做渊博；听到的少，就叫做肤浅。见到的多，就叫做宽闲；见到的少，就叫做鄙陋。难于进步，就叫做废弛；容易忘记，就叫做漏夫。知道的多，可是有条理，就叫做辩治；知道的多，可是很混乱，就叫做耗乱。

理气养心的方术：血气刚强的人，就用心平气和来柔化他；深思熟虑的人，就用平易善良来纠正他；勇猛乖张的人，就用顺情合理来辅助他；性急嘴快的人，就用举止安详来节制他；气量狭隘的人，就用宽宏大用来开导他；卑鄙、迟纯、贪利的人，就用志向高尚来抵制他；庸俗、散漫的人，就用良师益友来强迫他；怠慢、暴弃的人，就用招灾惹祸来晓喻他；愚鲁、拘谨的人，就用礼文乐歌来调济他，用善于思索来导通他。大凡理气养心的方术，没有比顺从礼文再直接

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势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忠，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翼，非渍淖也；行而俯项，非击戾也；偶视而先俯，非恐惧也。然夫士欲独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

夫骥一日而千里，弩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

的，没有比得到导师再重要的，没要比纯一爱好再神速的。这就叫做理气养心的方术。

意志整饬，就可以骄傲富贵；道义隆重，就可以轻贱王公；内心修省，就感到外物轻微了。古书说：“君子役使外物，小人被外物所役使。”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身体操劳，而内心安适，就去做；利益少，而道义多，就去做。事奉昏乱的国君，而官运亨通，不如事奉穷危的国君，而事务顺利。所以，好的农民不因为旱涝而不耕种，好的商人不因为赔本而不作贸易，学士和君子不因为贫穷而懈怠学习道义。

体貌恭敬，而内心忠信，行动遵从礼议，而情感仁民爱物，这样的人走遍天下，虽然困顿在远方，人们没有不尊贵他的。遇到劳苦的事情，就争先恐后；遇到快乐的事情，就让给别人，端谨、诚信，拘守身心，而举止善良，这样的人走遍天下，虽然困顿在远方，人们没有不信任他的。体貌骄傲、固执，而内心虚伪奸诈，行动柔顺、晦暗，而情感纷杂、污秽，这样的人走遍天下，虽然显远在四方，人们没有不轻贱他的。遇到劳苦的事情，就退缩偷懒；遇到快乐的事情，就不顾体面地向前直冲。邪僻而不谨慎，轻贱而不善良，这样的人走遍天下，虽然是显远在四方，人们没有不抛弃他的。

走路恭恭敬敬，并不是由于怕沾染泥淖；走路低头俯视，并不是由于累得弯腰驼背；同人对视，而先低下头头，并不是由于恐惧对方。那么，学士就是愿意修饬自己的身心，而不去得罪世俗之人。

那良马日行千里，弩马走十天就可以赶上。如果弩马用起力来没个完，追赶起来

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

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渚，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恹恹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

没个完吧，就会筋骨折断，一辈子也不可能赶上；如果有所节制，就是千里虽然远，也有个或慢或快、或早或晚，为什么不能赶得上呢？不知道那走路的人，自己是应该用起力来没个完、追赶起来没个完呢？还是应该有所节制呢？那些“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的辩论，对事理的观察，并不是不明审，然而君子并不和它去争辩；奇异孤僻之人的行为，并不是没有节度，然而君子并不接着他们去行动。所以，学习得如果迟缓，对方停顿下来等待着我，我行动着趋向对方，就也有个或快或慢、或早或晚，为什么不能一同到达目的地呢？

所以，半步半步地走个不休，瘸腿的龟鳖也能够走一千里；土累积起来没个完，山丘也能够堆成；塞住它的水源，给它开通沟渠，江河也可以泄干；一忽儿前进，一忽儿后退，一忽儿向左，一忽儿向右，良马也跑不到目的地。一般人的本质相互不同，哪能够像瘸腿的龟鳖和驾车的良马一样呢？然而，瘸腿的龟鳖能够到达，驾车的走马不能够到达，这并没有别的缘故，一个是去做，一个是不做啊。道路虽然近，如果不去走，就走到不到；事情虽然小，如果不去做，就做不成。那种天天空闲无事的人，他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

遵守法度，而且见之于行动，就是学士；意志坚强，而且见之于实践，就是君子；中正、明智，而且力行不歇，就是圣人。人没有法度，行动就狂妄；有法度，而没有见识，心情就惶窘不安；依从法度，而又深明事类，然后才能态度温和可亲。

礼文，是所以端正身心的；导师，是所

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端慤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

老老而壮者归焉；不穷穷而通者积焉；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

以正确阐释礼文的。没有礼文，怎么能够端正身心呢？没有导师，我们怎么知道礼文是正确的呢？礼文如此就如此，这就是情感安于礼文；导师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理智顺从导师。情感安于礼文，理智顺从导师，这就是圣人。所以，不讲究礼文，就是没有法度；不遵从导师，就是没有导师。不效法导师的法度，而喜好自以为是，就如同用瞎子来分辨颜色，用聋子来分辨声音，除了昏乱狂妄之人而外，是没有这样做的。所以，学习，就是学习礼文和法度；那导师，就是要以身作则，而且要贵乎安分守己。《诗经》上说：“不知道这，也不懂得那，只是顺从着上帝的法则。”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端正、谨慎、顺从长者，就可以叫做好青年；再加上好学、恭逊、敏捷、心平气和，不高人一头，就可以成为君子。懦弱怕事，没有廉耻，而且好吃好喝，就可以叫做坏青年；再加上放荡、凶悍，而不顺情理，险恶害人，而不尊敬长者，就可以叫做不吉祥的青年，这样的人虽然遭到杀戮，也毫不足惜！

尊敬老年人，因而壮年人也就归顺来了；不威胁穷苦人，因而明通事理的人也就凑聚来了；在暗地里做好事，而且不希望报答，因而贤明之人和不肖之人也都同化了。如果人有这三种行为，虽然是有大祸临头，上天能够不成全他吗？君子希求财利的心情是疏淡的，他排除灾害的心情是及时的，他避免侮辱的心情是怯懦的，他遵行道理的心情是勇敢的。君子虽然受到贫穷，可是心志是宽敞的；虽然得到富贵，可是体貌是谦恭的；虽然居处安闲，可是血气并不怠惰；虽然身体劳累，可是容貌并不枯竭；恼怒了，并不至于夺取别人；欢喜了，并不至于给予别人。

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血气不惰，束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君子虽然受到贫穷，可是心志是宽敞的，这是由于他尊重仁德；虽然得到富贵，可是体貌是谦恭的，这是由于他压缩自己的权势；虽然居处安闲，可是血气并不怠惰，这是由于他明通道理；虽然身体劳累，可是容貌并不枯竭，这是由于他爱好礼文；忿怒并不过于夺取，欢喜并不过于给予，这是由于他的法度胜过私欲。《尚书》说：“不要有所偏好，只有遵循先王的大道；不要有所偏恶，只有遵循先王的大路。”这就是说的君子能够用公理战胜私欲。

不 苟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的行为不以不合乎礼义的难事为可贵，君子的学说以不合乎礼义的明察为可贵，君子的名声以不合乎礼义的流传为可贵，只有当他们合乎礼义的时候才可贵。所以，像怀抱石头投河自杀这种事，一般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申徒狄能够做到。可是君子并不认为这种行为可贵，因为它不符合礼义。像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相接，齐国和秦国相连接，从耳朵里听进去，从嘴巴里说出来，老妇有胡须，蛋中长毛发这样的学说，一般是难以这样主张的，但是惠施、邓析这些人就能够这样主张，可是君子并不认为他们的主张可贵，因为它们不符合礼义。像跖这样的强盗也广为人们传诵，其声名如同日月一样显耀，和舜、禹一同流传不息，但是君子并不认为这样的名声可贵，因为它不合礼义。所以说：君子的行为不以不合乎礼义的难事为可贵，学说以不合乎